

殯儀館弔唁，皮以書女士亦在內。最令人感動的是，臺中地區農民組團來臺北祭拜者，亦有七八起，年老的農民，竟在靈前痛哭失聲，于國楨之甘棠遺愛，可以不朽矣。

于國楨是一位奇人，有華北怪傑之稱。綜觀其一生，最初到處流浪，受顛沛之苦，吃盡了人

間的苦味，但他寧折不屈，不願向人低頭的毅力，令人佩服。他既無學歷，又無資歷（指其未得志前），而雄心萬丈。「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，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」故為千百年來，有才識之士所常嘆息者。于國楨是一個真正一清如水的好公務員，以報答陳誠將軍的知遇之

恩。他一生沒有穿過一件好衣裳，當然也沒有什麼好享受，在別人看來，他是一個傻子，人生苦短，又何苦來哉！這就是他的偉大之處。孔老夫子不是說過嗎，「一簞食，一瓢飲……回也不改其樂。」于國楨亦樂在其中矣。

最後，我對這位老友，謹致無限的懷念之忱！

辜鴻銘二三事

董靜如

孫中山先生曾經說：中國有三個半精通英文的學人，一個辜鴻銘，一個伍朝樞，一個陳友仁。而他們三人之中，又以辜鴻銘的語文造詣，最為中外人士所推崇。

辜鴻銘，福建晉江人，原名湯生，又號立誠，自稱「慵人」。他自幼在香港學習英文，根基深厚。長大以後，又留學英國，獲得博士學位，是中國最早的留英學生之一。辜鴻銘不但精通英文，而且通曉拉丁、希臘、德、法、俄各國文字，並遊學於歐美各國，益增廣其識見。三十歲時學成返國，窮經、史、子、集等中國古典學術思想頗有心得，他曾感動而興奮的說：「道是在是矣」。於是將十三經中的春秋、論語、孟子等經典名著，翻譯為英文，傳播到歐美各國，西人因而從他的著作中得知中華文化博大精深。他同時將遍遊西方各國的考察心得，參酌記載我國歷代文官制度與政治體制的典籍，寫成論文發表，辜鴻銘的大名，因之揚溢中外，贏得了世界各國學術界人士的讚譽。

辜鴻銘不但能流利的使用各國文字，他在國學方面的造詣尤為深厚。一次日本某學社邀請他演講，講題是「論中國文化之精髓」。要將中華五千年文化濃縮在一、兩個小時的講演中，沒有積久的功力及超人的口才，是難以完成的，更何況是在與中國文化關係密切的日本呢！然而那天，辜鴻銘一襲藍布長衫、紅頂瓜皮帽，腦後拖着一條長辮，從容地登上講臺，利時歡聲雷動，羣衆像瘋了般地鼓掌。掌聲稍歇時，他便開始滔滔不絕、口若懸河地發表他的演說，全篇洋洋灑灑，一氣呵成，不但全場觀衆為之動容，就連站在一旁的翻譯人員亦為之瞠目結舌。因為他闡述的內容都是四書五經的精髓，而他所使用的語句，全部是最精闢流利的英語！這場演講，使日本學界對辜鴻銘佩服得五體投地，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。

辜鴻銘以西文翻譯中國經典，與林琴南、嚴幾道同列為清季三大翻譯家，但他為人並不因為淵博的學識而顯得道貌岸然；相反的，他生性詼諧風趣，且是個多情種子。他曾娶一位日本女子吉田貞子為妻，結婚十八載，愛情彌篤。不幸貞子病逝於武昌，辜鴻銘在悲痛之餘，為她寫了一首悼亡詩：

「此恨人人有，百年能有幾。
痛哉長江水，同渡不同歸。」

辜鴻銘將貞子葬於上海西人公墓，親題碑銘：「日本之孝女」。

辜鴻銘不但對女人多情，還有個衆所周知的癖好——喜嗅女人小脚。他認為唯有女人解開纏腳布時的臭味，能够觸發他的靈感，使他文思泉湧。他並將「妾」字分作「立」、「女」二字，解釋為：「妾者，立女也，當男子疲倦之時，有女立其旁，可作扶手之用。」有個美國婦人聽了他的論調，很不以為然，反駁道：「女子疲倦時也可以男人作扶手呀！男人既可多妾多扶手，女子為何不可多夫呢？」辜鴻銘毫不猶豫地幽默答道：「世上只有一把茶壺配四隻茶杯；難道閣下見過一隻茶杯配上四把茶壺嗎？」